

官
中
外
新
報

千八百六十年
咸豐十年九月

18
193
1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門 18
號 193
卷 10

中外新報第十一號

一千八百六十年
九月初一日刊
咸豐



寧波

六七月間流寓寧郡之廣人搶劫擒詐等事無一不作自前月二十日夜頭首倪九登正法後而其氛始靖○又前月二十六日邵欽差駕蒞寧郡奉旨督辦團練事務現寧之城廂內外皆設團練惜大家富戶及各店舖或有未明太義未肯踴躍捐輸以致紛紛不靖

上海

前兩月長毛約有萬名圍攻上海外國兵守城僅有千名

中外新報

一千八百六十年

昭和十五年
五月十一日
購求

然攻之愈急守之愈嚴後遲數日而長毛卒爲外國兵擊退時有一佛蘭西洋教友爲長毛所殺現今上海安平無事惜外國通商貿易之事甚屬寂寥因內路皆爲長毛所阻也

北京

數月前英吉利與佛蘭西兵船同往北京英船泊于天津港口之北佛船泊于天津港口之南其兵亦上岸而居後兩國會議擇一日同至北塘是地距大沽約三十里至時北塘炮臺虛無人守其炮係木爲之英兵與佛兵遂上北塘居數日至六月廿七意欲向大沽炮臺而去至一村名

仙河遇滿州兵遂與之戰滿兵失利砲臺爲英佛所壞此時滿州馬兵向前衝入英佛之營無如英佛炮彈甚利滿兵敗回亦有被傷斃者英佛兵入其營擄馬約四百匹胡羊一千頭駱駝四十匹明日英佛兵自仙河至東沽復戰滿兵潰逃擊斃者不少英佛兵遂至東沽居數日此處距大沽砲臺約十五里七月初四夜英佛兵至大沽相近處終夜以泥暗築軍壘滿兵恐英佛之兵來放火毳以防不知亮光四照適足以助築壘之兵至昧爽時滿兵忽見對面有英佛軍壘驚之遂開砲以擊其時英佛兵尚未備就閱一時備戰英兵從北而攻佛兵從西而攻兵船在港口

從東南而攻砲彈甚大攻入太沽砲臺有一大彈裂開砲臺內火藥遽焚有震天撼地之勢滿兵大亂不能戰閱一時復開砲以戰約半時英兵攻入砲臺攻入之地外有二河皆設計用竹竿以為埋伏英佛兵不中其計用竹梯以_上或泗水而至滿兵抵當不住砲臺遂為英佛兵所奪英佛兵即將砲臺之砲互擊滿兵滿兵死者約一千餘人傷者不知其數英兵斃者十七人受傷而死者五人僅受傷者約一百八十人佛兵死傷者約如英兵之數是時僧格淋沁奔入北京在皇上前諉咎于手下官員太沽砲臺共有五座三在南岸二在北岸英兵先攻入北岸砲臺其餘

砲臺皆樹白旗有不復戰之意後有一小官寄一書于英佛官約云以後不復戰可至天津議和英官不聽其言答云不必說議和之事限一時間內四砲臺必須自讓所有軍器等宜置于砲臺之內滿兵不得已如其言英佛兵立于兩傍滿兵從中而出得生還者不少五砲臺皆為英佛兵所轄予思前此築五砲臺約費二年半之功今為外人所毀僅費二時半之功成何其難而敗又何其易也又去歲中華敗英兵時得英船三隻砲十二門今英佛兵攻入見三船皆沈于港口英兵拔起其二以用之砲臺內有英炮十二門皆為所還其餘別砲亦不少昔年之戰英佛兵約

一千三百人。今年之戰，英佛兵約有二萬人，而滿兵約四五萬人。英佛兵攻入大沽，兵船駛至天津，直隸總督恒福致書于英佛，欽差書內所言皆卑而不亢，意以不庸復戰。天津可先議和，議就可至北京立約。又有一小官寄一札云：閱數日，欽差花沙納遂至天津，可以議和。後花沙納果至，英佛欽差意必議和，命數隻兵船至上海，四日內言語往來，終無議成。且花沙納自云：此事與我無涉。如此費時約九日之多。英佛欽差知其虛誑，即命有未起程至上海兵船一隻直入天津，遂備兵往北京，分爲三隊，每日各發一隊。第一隊約四千人，第二隊其數稍少，第三隊約一萬

人，所有負重致遠者皆係廣東人。至半途，廣東人皆乘馬逃散，車中器物等件無人管守，因此英佛兵行路稍緩，所過之村民皆厚遺，不以仇敵視之，亦肯買賣外國軍例。兵至途中，每日先備宿處，亦備買飲食。至通州相近處，通州離北京約四十里，其地人民與前迥異，見其顏如仇敵，亦不肯賣食物等。其時英佛有二人，一係小武弁，一係通事，一係印新報，意不戰，樹白旗先至通州，而滿兵不顧白旗，遂擄其人。八月初四日，英佛第一隊兵遂至通州，滿兵圍而擊之，英佛兵力與之戰，用大炮大彈擊之，彈裂于滿營中，滿兵大亂，不能逃脫。英佛兵擊之甚猛，馬兵亦從而擊

之爲路至十五里、此時滿兵死者約二千人、傷者不知其數、英兵傷者僅十六七人、無一斃者、佛兵死傷者、不知其數、必較英兵更少、滿營大砲、盡爲英佛兵所獲、英佛兵攻入通州之時、百姓皆閉門掩戶、不肯買賣、英佛兵大怒、遂擄民間金銀糧米等、外有茶葉、約值洋一百萬元、此時北京有官至通州云、後必議和不戰、八月初七日、英佛兵自通州往北京、離北京二十里、又遇滿兵約三萬人、復戰、英佛兵力擊之、滿兵失利、死傷者甚多、不知定數、此乃滿兵第五次敗也、後有一官來云、皇弟欲來議和、然英佛官皆不聽其言、因其一地議和、一地備戰、愈近京邑、愈肆誘言



故而不信、據是官云、曩者所有拿去樹白旗之人、惟一小武弁已死、餘者在北京、待之甚善、而英欽差云、如樹白旗之人、爾等不善待之、京城必變爲平地、第二隊第三隊兵已至通州、其大砲與焚城器械、亦在半途、前舟人詐云、自通州至北京、無水路、後佛兵以鎗頭觸之、遂寔言其故、故火藥等皆得以船運之、將來英佛兵攻入北京、可以預料、而北京之毀與不毀、則未可定也、

日本

目前日本國中、約皆太平、與外國通商貿易事、較前稍少、四五月前有官至花旗、二月前已離花旗而回、今在途上、

約半月間可至本國。往花旗時，有大官二員，小官數員，下又有隨從者共七十人，乘花旗兵船，亦有一號本國火輪。過山突為出海島，是島之君邀其上岸，與之乘馬至王宮內，道殷勤，通款曲，民皆敬悅。是處距日本一萬四千里，離花旗一萬二千里，居數日，起程先至花旗西カッホルニヤ萬力巴省，民皆敬之，懽呼不寂，居數日，有一人病故，後入火輪船，向南沿海至伯納瑪，此地距萬力巴約一萬里，又乘火輪車約二百里，至西洋海，復乘火輪船至花旗京城，名華盛頓，自火輪車路至此，亦約一萬里，自日本至此，統計約四萬六千里。初日本國人，不往外國，今乃不憚遠而至花旗，諒有

深信乎花旗之人也。至京城時，花旗大員即來邀請，民人為遠人至，皆喧譁，且有敬意，聚而訪之，并有女如雲來相問候，日本人見之，稍有驚訝，固不若已國之女，不出外訪友。日本官與花旗官叙談，為通事者二人，一以日本之人，繙譯和蘭之言，一以和蘭之言，繙譯花旗之言，故花旗官亦可聽日本官之言，日本官在京城數日，與官往來周旋，後有一書自大城奴亞爾克來相邀請，日本官即自此起程，過馬爾大城又過非里達爾非亞太城，特至造金洋處，以已國金洋與花旗金洋相較輕重，日本金洋每元計一兩三錢八分餘，或一兩三錢九分餘，一元內金七

錢九分、銀五錢九分、餘係紅銅、花旗金洋每元計三錢五分、三錢三分是金、二分是他物、使其能堅、總而計之、日本洋一千分內約五百六十二分是金、四百三十二分是銀、稍有紅銅、花旗洋一千分內九百分是金、一百分是他物、從比較後、通商貿易用洋、可明不致妄亂、日本官又自此地、至奴亞爾克、至日、萬民皆不興工爲業、遊戲往來、候日、本人、日本人所過之區、每逢高處、必有人立而爭觀、日本人游、奴亞爾克數日、多買花旗器物、花旗官人亦多以器物饋之、英吉利人聞之、欲邀其至、彼國然、日本人不允、備火輪船、欲返本國、在花旗時、花旗國例、以客禮待之、不使

日本人自費其錢、故飲食居處之費、皆是花旗官所供、在奴亞爾克、奴亞人民皆備兵馬、歌唱等事、自費銀洋十三萬元、禮拜日、花旗人邀其入禮拜堂、彼不肯、亦不强之、將離奴亞爾克時、日本人賞門班銀洋二萬元、花旗官辭、固勸後受之、以給門班內之有寡婦者、日本人出奴亞爾克時、有英吉利所造大火輪船入、是船較大概大火輪船又大十倍、日本人皆親見之、後歸本國、所行之路、與去時不同、過亞非利加、以至本國、約水路六萬里、余思此國人素不行遠、今乃不避艱險、不辭勞瘁、以至花旗、殊爲奇異、倘中華人亦肯出外國游、能使中外一體、貿易興隆、見聞日

廣豈不爲策之至上者乎

土耳其

目前土耳其未能平安有猶太國一地係土國所轄是地有一班回教起釁爲兇惡事擊斃洋教人甚多亦擄其女禁以一處後賣與回教之富人爲妾西教希臘教間亦遭其害有和蘭官被其擊斃花旗官被其擊傷英吉利官爲其遠避佛蘭西多係洋教其君聞之卽發兵二萬五千名至其地以復仇俄羅斯多係希臘教其君聞之亦撥兵船以至其地現是事究竟不知如何

亞非利加

兩年前李文思通著一書內錄亞非利加中之事是人曾居其地約十五年故能詳寫從此人聞其風現有幾人去探其地中央之區已探得有海英吉利佛蘭西繪之以圖日後亞非利加之地可以分明昔外國人皆以其地爲無足重輕今乃知此地不減于他處也

細西利

細西利係地中海之島昔爲納不利斯國君所轄後有一武弁從撒耳地尼亞國來帶兵三千名又有本地之民助戰遂敗細西利而自立爲君後欲奪納不利斯亦未可知因納不利斯君係洋教多暴民民皆惡之敗細西利者係

西教民皆喜之、英吉利聞有此事、亦心欣之、因洋教可衰也、惟洋教首聞之心甚不安、糾合外國人爲兵、多有懷倫、瀾洋教人助之、恐已之地、亦爲彼所奪、現是事究竟不知如何、



